# 古代幼文

柳州寺侧有花圃，曰：「清晖」，宋慈福宫别墅也。一仆守之，日见妇女入寺烧香，有礼佛即出者，有迟留半

日而出者，有晨而入、暮而出者。诸妇女出寺之时，体态端严、云鬟修整者，固有其人；而鬓乱翠欹、眼垂面赤、

轻佻跌荡者，十有八九。仆习见为常，殊不介意。

戊午夏，仆移舟纳凉，垂钓圃外，偶见肩舆到寺前，一少妇招摇入寺，寺僧迎揖者若亲识然，欣欣有喜色。仆

呼隶问以谁氏，隶曰：「是六一坊王中奉宅眷也，其父系贾人，死于远方，其母请僧招魂，埋葬已毕，循城中旧例，

七七做，八八敲，常延缁流诵经，超度其夫 .寺僧明悟者，奸徒也，素不守戒律，见其母之美，时时往来，撩挑之，

其母为悟明勾引，情甚相合，约与悟通。悟故饶于具而有意媚其母，复觅淫乐传之。其母久旷无聊，一旦通悟，已

惬素心。不料悟复善战，一接至通宵不倦，反恨得悟之晚也。嗣是认为姑表兄弟，恣意取乐。其时此妇方十二岁，

悟因其幼，不敢掩迹与通。

一日，携其徒广觉，来拜其母为乾娘，盖欲藉觉传递消息，以便走动耳。迨晚，悟留其家，并留广觉。母见觉

未蓄发，即命与妇同榻，讵知觉情窦已开，情事已熟，方上床，即露其秽以示妇。妇曰：「此为何物，系我独无？」

觉曰：「此名为屌，姐腰下者便名为屄，以我之屌，肏姐之屄，姐亦有屌矣。」妇曰：「我娘亦有屌否？」觉曰：

「乾娘屌生在我师父腰下。」妇曰：「叔屌与弟屌一般否？」觉曰：「大小不相同。」妇遂以手捏其屌，细硬有如

笔杆。觉曰：「姐见屌矣，弟试与姐肏屄何如？」妇曰：「以屌肏屄，人共知否？」觉曰：「肏屄之事，只好你知

我知，不可与他人知也。」妇曰：「我与弟肏，倘娘与叔得知奈何？」觉曰：「师徒一家，娘儿一体，不比别人，

知亦不妨害。」妇曰：「我向来不曾见叔与娘肏屄，今闻弟言，同往窥之何如？」觉曰：「我与姐肏就是样子，何

必看他。姐如不信，且待我肏了屄再往看可也。」妇首肯曰：「小屌小屄二小，今宵好合。」觉推妇仰卧于床沿，

曰：「一男和一女，两人此夜成双。」

调和之间，一灯荧然，两视微笑，觉遂挺腰一耸，进入少许，猩红渍在衣裙，妇痛不能当，滚身立起，睨视血

痕，羞而却之。觉曰：「姐不知此味乎？肏屄之快人，如消息取耳。初捻不见爽然，再捻便有少异，三捻之后，遍

身通畅不可言。谚又云：「黄花女儿遇情郎，头一次苦竹轮，第二次吃辣姜，第三次爷死由他娘。」我如今肏了姐

屄，姐得爱我，为何立了起来？」妇曰：「肏进一分一分痛，进二分二分痛，有何快活？造此孽根。」觉曰：「姐

试听之，若果疼痛，师父乾娘如何肏得钩蒜振响，床里动摇。」妇侧耳一听，其母果娇声颤作，气喘吁吁，只得又

卧于床，任觉做作。

觉以唾润之，又进少许。妇茹痛忍疼，不复起立矣。抽送未几，沉沉欲睡，觉便拔出其屌，妇曰：「塞亦痛，

不塞亦痛。」觉曰：「塞而动则通，塞而不动则不通，姑塞而再动之，庶通而不痛也。」妇曰：「姑且塞之，未可

动也。」乃相搂而睡。

中夜，悟与其母毕事，尚未安寝。悟曰：「今日误矣！广觉虽幼，实谙风流，奈何与姐同宿，姐身心为所破矣。」

母曰：「胎发尚存，乳口尚臭，难道晓得肏屄趣事。」悟曰：「同往看之，便见虚实。」母与悟蹑足至其房，见觉

与妇相搂而卧，悟拍手大笑，两人梦中惊醒，见悟与母在床前，便知事露。妇仓忙以被蒙首。觉曰：「师父乾娘深

夜至此何干？」悟曰：「来捉奸耳。」觉曰：「师父乾娘弄得山摇地动，没人来捉奸，我两个稳睡安眠，师父何出

此言？」悟曰：「尔休白赖，只等乾娘一看姐屄，便知端的。」母扯悟曰：「你且出去，待我看看女儿。」悟曰：

「我从来不曾有见黄花女儿的屄，趁便舍看一看。」母曰：「岂有表叔好看表侄女儿屄的理？」悟曰：「嫂溺援之

以手，权也；你的屄我且从常肏得，侄女儿的屄权且看看何妨？」母不肯，曰：「世间再没有像你不要脸的阿叔。」

悟曰：「也没有像汝不舍手乾娘。」母曰：「女子妇人家，总是一屄，只有小大紧宽深浅别。」悟曰：「孩儿男子

汉别无二样，只有短长粗细软坚分。」

母只得曰：「要看许你，不许你抚胸摸肚。」悟曰：「肯肏凭他，恁凭他伸手淌脚。」母乃扯被视之，妇羞涩

百端，拥被不放，悟助母拽开其被，见妇体莹如玉，而一种腻香扑鼻撩人，神魂飞越，手舞足蹈起来，提开两股，

睨视沟中，则玉簪点破鸳鸯窍，挑浪横沾翡翠衾，非复豆蔻之含苞矣。

悟曰：「不意孺子生有造化。」母曰：「害我女矣！」妇曰：「娘以我嫁觉何如？」母曰：「尔误矣！世间哪

有和尚娶亲之理？」妇曰：「娘何为媾叔？」母曰：「我与叔叫做偷情，不是正经交易。」悟曰：「不必远忧，大

家且随时戏乐，待姐长大嫁人，那时两下开交。若是遇得好人，姐被打了回关，又作计较。」母扯悟回房，觉见其

去，便又与妇玩弄一番，妇勉强承受，竟不作难。

自后悟来则觉亦随至，母女各占春房，最称快活。无奈悟思妇心切，每欲挑之不凑一便。一日，觉患病不起，

悟遂独往妇家，值母不在，乃搂妇接唇，妇不之拒，悟慌忙中，举肉具要与之交合，妇见悟肉具粗大坚硬，有如棒

槌，惊喊欲走。悟拽住曰：「尔将何之？」妇曰：「弟屌杆细硬如笔杆，肏我痛不可当，今屌如此大，若屌进我屄，

即肏杀我矣！」悟曰：「妇人女子遇著小屌的人肏屄，便一些趣味也没了，得施大的屌肏进极小的屄里头，疼过了

一阵，其爽快难以形容。姐不必十分怕我，只略肏进一二寸，待姐爽快，方才直肏到根，决不教姐疼痛何如？」

妇听言，半推半就，悟遂脱其裤，以手摸之，似有淫水流溢，而窍仅容指，乃轻轻以屌抵其屄口，竟不能进。

悟又以唾涂于龟头，强向屄口研擦，始没龟头。妇矫啼畏缩难状堪描，悟搏弄已久，不觉精泄，直射其牝屋。妇承

受一阵气来，冲得满身酥软热颤，忙问悟曰：「这一阵来的是何物？」悟曰：「精也，」妇曰：「广觉原何再没有

这一阵？」悟曰：「男子十五而精，遇交媾方有精来。女子十四而天癸至，方有月经流出。广觉年只十三，那得有

精。况肏屄虽是爽快，到精来时，那屌又比初肏时粗硬长大，塞满屄内，更翕翕然畅不可言。如不遇我，今日亦不

得这一阵快活也。」

妇正笑而不言，母已归矣。见妇与悟并坐谑笑不胜，捻酸而不敢出声，只以手掴悟颈抚之。妇慌忙跑入房去，

悟诡曰：「我见姐姐通了广觉，戏问其苦乐耳，何作酸也？且姐姐终要嫁人，尔娘儿两个合我一个，更见情亲意热，

大家有趣。」母曰：「女儿的屄，怎当得你那一根屌肏进去，你再休提这话。」悟曰：「若论未开黄花时，便是广

觉的球肏进去也是难的；如今被广觉肏了许久，便是再大些的，也肏得进去，你不必替他忧。你若不信，趁你面前

我肏一个与你看。」母再三不肯，悟跪在地下，千求万告，只不起来。母曰：「就是我肯，女儿也不肯从你。」悟

曰：「只要你肯，他若不肯，我就住了手。肏将进去，怕他推了出来？」

母不得已，同他到妇房中。妇正闷坐在那里，见母与悟进来，便问：「来做怎么？」悟曰：「我来与姐戏耍一

番，姐意何如？」妇假骂曰：「没廉耻的秃贼，你拐了我娘，又来拐我。我叫喊起来，你就该死了。」悟凭他骂，

只把他手来压住了，扯落裤子便要肏. 母曰：「不要性急，肏坏了他，待我看个端正，才肏进去。」悟曰：「你不

要慌，我自有处。」连忙把唾抹了龟头，对著屄口只一抵，「突」的一声，球头抵进去了。妇叫将起来，悟急拔出

时，已抵进了大半截，鬓翠斜歌，猩红满榻，悟见之，又惊又喜。

母曰：「你今番弄坏了他，徒弟也要怨你。」悟曰：「再过两年，徒弟的屌也与我一般粗大了，何曾肏得坏他？」

呵呵大笑而罢。母竟不知妇之先与悟通也。后来，恣悟淫狎，不复骂矣。

觉病既愈，依先与妇交媾，妇讶其小，觉讶其宽，两下苟完，默然不畅。觉知师卖已，无可奈何，而妇与悟益

密。两年前嫁王中奉，恐怕露丑，用计灌醉了王中奉，方瞒得过。不知今日又有何事来到寺中，想是广觉长成，来

寻旧好尔」。

仆闻言，疑信相半，急从墙头窥之，正见一僧挟妇而啮其颈，妇迷离喧笑、回首接唇。须臾间，酒馔备陈，两

僧翼坐，少妇左顾右盼，情不能禁，凭僧欢谑。一女两僧千般嬲弄，独身任双屌比赛抽添。仆目睁口呆，半晌不语。

翌日，访王中奉，问曰：「令合昨到柳州寺乎？」中奉曰：「家间有小缘，妻躬往耳。」仆具曰其事，兼悉前因，

中奉惊怒，入诘其妇，妇见说之吻合也，默然不敢对。中奉乃闻于官，时府尹赵师睾逮僧鞫之，乃僧讶妇爽约而啮

其愿也。僧坐徒，妇人杖流。

看起王中奉来，别人的缘事都是假缘事，果是小缘事；他的才是真缘事，果是大缘事。不然那得这般糊涂喜舍，

终日睡在鼓里。【完】